

## 第三记：“印象”泰国人

走马观花，短暂几日，所接触的泰国人，范围有限，留下印象，却不深刻，还可能片面，在此评说，权当茶余饭后谈资。

那天我们乘快艇出海赴皮皮岛，与导游、水手等三位泰国年轻人有了交集。总的印象是，泰国青年和善、阳光、快乐。

导游是一位有点发福的小伙子，他一开口船上30多位游客全惊讶，中国话说得溜溜的。船上游客除了我和妻子上年纪，其他全是二三十岁年轻人，几位美女一下便跟导游混熟，她们口无遮拦地猜测导游是“中泰混血”后裔，导游微笑却肯定地说：“我是纯种泰国人。”美女们又无所顾忌地开玩笑：“泰国男人哪有你这样威猛？都是长得又瘦又黑。”我心里暗自为美女们担心，然而导游还是微笑。后来发生一件事，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事情因我而起。在皮皮岛浮潜时，我将泳镜和呼吸管弄丢海里了。何为浮潜？就是穿救生衣、套上泳镜、咬住呼吸管，浮在海面上观看水里景色。这般穿戴既安全，又能借助泳镜清晰地看到海底。浅海里是色彩斑斓的世界，各种五颜六色的小鱼在身旁游来游去，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鱼儿……我在海里玩得兴起，上船后才发觉弄丢了泳镜。导游听后又跳进海里搜寻，船上人们等得不耐烦，我为自己老懵懂的过失懊悔，心想等一会该赔偿多少就照付吧。幸运的是，导游终于找到了泳镜。他不仅没责怪我，反而幽默地说：“这一片海不只掉有泳镜，还掉有很多iphone！要是有时间，给美人摸一部手机。”导游说话时，对着几位美女。



□ 潘朝阳(壮族)

于找到了泳镜。他不仅没责怪我，反而幽默地说：“这一片海不只掉有泳镜，还掉有很多iphone！要是有时间，给美人摸一部手机。”导游说话时，对着几位美女。

随船的另外两位水手，不会说中国语无法跟大伙交流，却整天脸上挂着笑容，一副开心的样子。其中一位为游客录像的小伙子，每次录像自己先笑脸相迎，游客对着镜头也自然而笑。我和妻子悄声用南宁白话说他俩，“黑得像木炭一样”“瘦得好像不得吃似的”。后来导游一席话，让我们若有所思：泰国人对物质追求不是很高，比较容易满足。比如今天水手帮大家摄像，虽然一天下来很辛苦，但大家购买与否完全自愿。

点评泰国人，若不说泰国女人，那就等于少了味道。个人观

感，泰国姑娘与中国姑娘比较，略显得皮肤偏棕黑色。网上有人说，泰国女人腿很细，身子很瘦，但是还前凸后翘，看起来是那种健康的瘦，还很匀称很舒服的。对此我持相同意见。不过，要补充一点，我看到的泰国女子似乎“两个极端”：要么很瘦魔鬼身材，要么发胖身材很一般。

回邕后闲聊时，我向一位多次到过泰国的朋友提此疑问，朋友这么回答：“泰国女子长得前凸后翘魔鬼身材的，属于黄种人和棕色人混血；长得身材一般的，就跟我们壮族人有点相似。”

我一听就来火，立马叱问道：“壮族姑娘身材不魔鬼，壮族姑娘不漂亮？刘三姐天下最美，她不是我们壮族女子吗！”

“老哥，别迷恋三姐，三姐只是个传说。”

朋友故作风趣的回答，我听了更光火，“说刘三姐遥远，那就说同城的南宁某壮族女歌手，她不仅歌唱得好听，把壮语歌唱出国际范儿，长得也是全国有名的大美女！”

朋友赶紧说：“别激动，算我说错了话了总可以吧。”

(全文完)

## 又到瑶家清明时

□ 蓝剑明(瑶族)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是晚唐著名诗人杜牧留下的著名诗句。简短的两句诗道出了诗人当时所处的时节气候和看见人们扫墓悼念逝去亲人时伤心欲绝，悲思愁绪的情形。清明节确实使人们引发出无限的对逝去亲人的思念。然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的习俗左右一方人的行为。广西融水元宝山东麓的巴哼(红瑶)人清明节扫墓除了悼念逝去的亲人外，还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未婚姑娘寻觅意中人，且意中人须为别的姓氏。红瑶姑娘参加的清明祭祀活动，多为扫墓祭祖远祖先陵墓，这些祭祀活动都是大家族聚会，因而情形与杜牧诗所描绘的沉重气氛不同，呈现出一片欢乐祥和，尤其是看见有自己中意的姑娘参与到大大活动中来，后生哥更是欢呼雀跃，忍不住高喊着张扬自己青春活力、得意人生的“呜呼”声。在此特别说明，“呜呼”二字读起来很平凡，可是假如你面对旷野，用尽力气大声叫喊“呜——呼！”那声音震荡群山，久久在山谷里回荡。

元宝山东麓白云乡奔盎寨等巴哼人的清明祭祀是这样进行的：清明这天早上，杀鸡宰鸭、煮好腊肉后，拿着糯米饭、糍粑、酒、肉、纸挂、纸香等先去祭拜本小家族的先人，此时心情是有些沉重的。然后，就以大家族为单位聚集到老祖坟山进行祭祀活动，由于老祖宗太久远了，与当代人没有直接的情感牵挂，怀念的因素减少，踏青交友的因素增加，故有本村和外村的姑娘参与进来，在敬祖和聚餐活动中未婚青年就寻觅对象，其他人就喝酒交友。

奔盎寨等巴哼人在清明这天，所有姓氏的大家族都在一处离大家都不太远的地方进行祭祖活动，为喜欢喝酒交友的人提供了方便，这一姓氏的人可以参与到另一姓氏当中。奔盎寨有5个姓氏，当日就设有5个祭祀点，相互之间距离不超过0.5公里。参与别的姓氏点去喝酒交友很方便。在奔盎寨，多数的年份清明节这天都是多云或者是阴天，很少有雨纷纷的天气，既是交友谈心的好时机，又有享受踏青野餐的情趣。姑娘是这一活动最引人注目的对象，哪个姓氏祭祀点聚集的姑娘多，说明那个姓氏那一时的人脉兴旺，英俊的后生多，引来外姓氏的姑娘就多。

这一天，人们尽情地喝酒交友。有些酒量好的人，几个点都喝过才尽兴呢。姑娘也一样，起码要串过一两个点，在交往中加深对心上人的印象。因此，有的姑娘刚一过清明节，就有媒人登门问亲。奔盎寨巴哼人的清明这一天，大姓氏家族的祭祀活动虽是祭祀缅怀祖先，个中却兴盛渗入喝酒交友和寻觅对象内容，人们的心情是愉悦兴奋的，场地不断传来“嚎哇(喝了)——呜呼”“哩哇(干了)——呜呼”“福哇(敬了，被敬酒者单独喝)——呜呼”的喊酒声。在祭祀活动中找到心上人的人在往后的晚上恋爱交心，第二天后生哥又带心上人参加到去更遥远的扫墓祭祖的队伍中去，扫墓晚上回来又继续谈情说爱，踏来年结婚。这种风俗沿袭多年长盛不衰啊，人们在年年岁岁中度过一个一个清明节日，也繁衍了一代又一代人。

## 布洛陀：一个民族的精神向度

□ 黄鹏(壮族)

(接上期)

三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溯寻中国壮族文化的源头，都不能不端视布洛陀的形象，仰望“布洛陀”的文化高度。

一是勇于开创的精神。在壮族神话中，世间万物都有其起源，它们都是由造物神创造的。造物神有许多，最受崇拜和流传最广的要数布洛陀和盘古。相传布洛陀嫌天太低，太阳照得大地热辣辣，就用神斧砍倒铁木，抬上洛陀山顶，把重重的天盖往上顶，把沉沉的大地往下压，雷公弹到天上去，龙王钻进水里，新的天地就这样造成了。但开始天小地大，天盖不住地，布洛陀于是用手把地皮抓起来，做成了很多山坡。布洛陀还给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人类牲畜一一安名定姓；并教人使用火，开红水河，造田种地，播种五谷，造黄牛水牛，打鱼，养鸡鸭，造房屋等等。布洛陀是造物神的首领，智慧无穷。受他指派的造物神有盘古王、天王氏、四脸王、四脚王等。《布洛陀经诗译注》中这样描述：“古代先造王，后来才造地，天盖地不周，天罩地不全，把地往里收，把地往里拢，皱成高山和丘陵，皱成纵横的山脉……那时还没有人类，不

分高和低，还未造出大地，还未造出月亮和太阳，布洛陀在上方看见一切，……派来了盘古王，从此天分两半，从此地变两方，……盘古造天地，盘古最先造地，盘古造石头，造月亮和太阳，盘古样样造，盘古真能干，……但苍天还未造完善，大地还未造得平整，大地造得还不够宽，太阳虽然多，但太阳还没有光芒，星星和月亮虽然多，但星月还不明亮……布洛陀在上面看见一切，……派来了天王氏，天王氏造天，造了八百年才完善，天又高又宽，云雾才往上飘……”。诗中还描述了“四脚王”造人、“四脸王”造出十二个月亮、造出十二个太阳等等。盘古是中原神话创世神，也有学者把盘古作为南方民族神话中的创世神。在壮族神话中，盘古王受命于布洛陀去造天地、造月亮、造太阳、造山川和道路，说明布洛陀比盘古王资格老、神力大、智慧多。在布洛陀统领下，各种造物神根据人间生产、生活需要，不断创造出各种东西。《布洛陀史诗》的序诗、造天地、造人、造万物、稻作之源等章节中，都充分体现了布洛陀勇于开创的精神品格。

(未完待续)

## 春风南岸留晖远

——清明时节念孙犁

□ 韦晓明(苗族)

清明节前，我和妻子从天津乘坐班车直赴保定，决定到白洋淀孙犁纪念馆参拜这位耸入云天的文学泰斗。而此时，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周年了。

曾经和无数的文学青年一样，我写过诗歌、散文和小说。但是，残酷的生活，最终逼迫我无可奈何地整天与没有情感的垃圾文字打交道。我常于惊梦中醒来：难道这就是我的归宿？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曾多次试图将几篇习作寄呈孙犁先生批评，尽管获悉先生待人和蔼，特别热心帮扶年轻人，但因彼时我远迁穷乡僻壤凄凄惶惶教书，小心翼翼度日，终究不敢造次。1994年，已成为原所在地区党委机关报记者、编辑的我，再次燃起创作的欲望。我吃笔管，准备拿出一两篇像样的散文呈先生斧正。但是很快，我就被人捅到分管副总编那里，“越界”和“不务正业”两棍子立马打得我七荤八素，不知东西南北。滚滚红尘中，我一度分不出生命

中的虚和实。好在，孙犁先生的著作总在我的行囊。于是，打起背包，再次唱起“路在脚下”的歌谣。

阅读先生三十年后感念先生，先生的人品和文品将恩泽我一生。这里要述的，是先生对父母的敬爱，对子女的眷爱，以及对人类的热爱。我想，这种爱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性，是一个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的先决条件。

“父亲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去世的。春播时，他去旁耒，出了汗，回来就发烧，一病不起。立增叔到河间，把我叫回来。我到地委机关，请来一位医生，医术和药物都不好，没有什么效果。父亲去世以后，我才感到了家庭的负担。我的旧观念很重，想给父亲立个碑，至少安个墓志。我和一位搞美术的同志，到店子头去看了一次石料，还求陈肇同志给撰写了一篇很简短的碑文。不久就土地改革了，一切无从谈起。”(孙犁：《芸斋梦余》，人民日报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一月第二版。)

这样的文字，暗含着怎样深沉的悲伤？有大爱的人，将不难体会。鲁迅先生不是说过，“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吗？

孙犁先生的爱女孙晓玲在《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一书中，对先生的

大爱有诸多记载。

“那天我们走进卧室，父亲正在旧木床上躺着，盖着一床薄棉被。我站在床头，极力保持平静地轻轻对父亲说道：‘爸爸，我婆婆毁了。’看见我们臂上的黑纱，父亲愣了一下，马上颤巍巍从床上起身，趿拉上地上的青布鞋站到我爱人前面，叫了一声他的名字：‘我很难过……’又看了看我，声音颤抖着说：‘这么多年，你婆婆待你就像母亲一样……’他说不下去了，声音哽咽，眼里闪着泪花。看似严肃话语不多的父亲，内心是多么的炽热，对人是多么的有感情啊。”

在这本书中，孙犁先生弥留之际与女儿的一段对话，更是令人唏嘘之后生无限温暖。我知道，顽强的先生即使走后，也要让他的言行，和他的作品一样永远温暖着所有的存世者。

又是一个清明节将至，草木新绿，百花齐放，悠悠白洋淀啊，春风南岸留晖远！

